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

巧藝部七

彈碁 博塞
擲捕 投壺

彈碁一

原藝經彈碁二人對局黑白碁各八枚先列碁相當下

呼上擊之 增彈碁經彈碁間設者也 彈碁經序彈

碁仙家之戲也 記纂淵海魏戲法先立一碁於局中

餘者間黑白圍繞之 夢溪筆談彈碁局方二尺中心

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
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 宋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李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碁局狀如香爐蓋謂其中隆
起也 古今詩話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
謂持角長斜一發連半局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用
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後人罕為之矣

彈碁二

增晉傳玄彈碁賦序漢成帝好蹴鞠劉向謂勞人體竭

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而作彈碁今觀其道蹴
踘道也 彈碁經後序漢沖質以後此藝中絕獻帝建

安中博奕具皆得置宮中宮人以金釵玉梳戲於妝奩
之上及魏文帝受禪宮人因更習彈碁焉 原魏文帝

典論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惟彈碁略盡其妙乃為
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予
嘗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世說彈碁始自魏宮內文
帝於此技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

使為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 又劉真長

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碁局曰何乃

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作吳語

耳 增後趙錄石閔使將軍蘇彥周成執石遵於南臺

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 沈約宋書晉平刺王休

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碁上

召之休祐留不遣 天中記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彈

碁時有吉達高錢崔同楊同愿之徒悉為名手後竇深

崔長孺甄偶獨孤遼亦為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家見局猶多有解者 韓昌黎畫記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碁幸勝之

彈碁三

原星懸 鳥跂 百中 一揮 應手 愜心 增玉

局

石盤

老學菴筆記大名龍興寺佛殿有魏宮玉石彈碁局上有黃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帝京景物畧碧雲寺

後有金章宗石彈碁盤

戒貪

釋憤

盧諭彈碁賦伊眾趣之無極諒

所戒以唯貪 顏氏家訓彈碁亦

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為之

勒銘

著譜

梁仕昉述

異記漢武帝於湖中牧馬處名為馬澤澤中有武帝彈碁方石石上勒銘存焉 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唐

賢所

原妝奩之戲

導引之法

彈碁起於魏宮妝奩之戲 彈碁經後序

彈碁者雅戲也非事乎千百梟獍之數不遊乎紛競詆欺之間淡薄自如故趨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蓋道家所為導引以代蹴鞠 不離綺紈 西京雜記漢武帝

之法耳

以代蹴鞠

不離綺紈

好蹴鞠有進彈碁

者以代之帝賜以青羔裘 梁冀別傳冀好彈碁暑夏之月露首袒體唯在擣蒲彈碁不離綺紈袴之側

增隱囊紗帽

霧帳銀牀

王維詩不逐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 東坡

詩霧帳銀牀初破睡 牙籤玉局坐彈碁

雖具美於踰平

終易虧於履

峻

風飄波動揮玉指以爭奇

霧散星離擲金釵而

決勝 漢沖而後幾古藝之不傳 魏文以還幸絕伎
之擅巧

彈碁四

增錢塘五絕

致虛雜俎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塘杜道鞠彈碁其一也

中心

不平

古今詩話李義山詩莫近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尊也

彈碁五

原詩周王褒彈碁詩曰投壺生電影六博值仙人何如
鏡奩上自有拂輕巾隔澗疑將別龍頭如望秦握筆徒

思賦辭短竟無陳 增唐杜甫詩曰席謙不見近彈碁
畢耀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王建詩曰彈碁玉指兩參差背局臨虛闕打危先打
角頭紅子落上三金字半邊垂

增歌唐韋應物彈碁歌曰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劉
生絕藝難對曹客為歌其能請從中央起中央轉鬪頗
欲闌零落勢背誰敢彈此中舉一得六七旋風忽散霹
靂疾履機乘變安可當置之死地翻取強不見短兵反

掌收已盡唯有猛士守四方四方又何難橫擊且緣邊
豈知昆明與碣石一箭飛中隔遠天神安志愜動十全
滿堂驚視誰得然李頎彈碁歌曰崔侯善彈碁巧妙
盡於此藍田美石清如砥黑白相分十二子聯翩百中
皆造微魏文手巾不足比緣邊度隴未可嘉烏跂星懸
正復斜迴颯轉指速飛電拂四取五旋風花坐中齊聲
稱絕藝仙人六博何能繼一別常山道路遙為余更作
三五勢宋劉攽彈碁局歌曰漢王初厭蹴踘勞侍臣

始作彈碁戲東方諸公盛得名魏文邇來稱絕技後宮
妝奩仍可為客著葛巾尤更奇誰令朱墨異貴賤百世
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溫華瑩寒玉山形
四隕澗谷深別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
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辟雍老儒悲絕學

原賦後漢蔡邕彈碁賦曰榮華灼爍萼不韡韡於是列
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
然後抵掣兵碁夸驚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

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 魏文帝彈碁賦曰惟

彈碁之嘉巧邈超絕其無儔苞上智之弘畧允貫微而
洞幽局則荆山妙璞發藻揚暉豐腹高隆庠根四頽平
如砥礪滑若柔荑碁則玄木北幹素樹西枝洪纖若一
修短無差象籌列植一據雙螭滑石霧散雲布四垂然
後直扣先縱二八次舉緣邊間造長邪迭取爾乃詳觀
夫變化之理屈伸之形睽翩霍繹展轉盤縈或暇豫安
存或窮困側傾或接黨連興或孤據偏停於時觀者莫

不虛心竦踊咸側息而延佇或雷抃以大噓或戰悸而不能語 丁廙彈基賦曰文石為局金碧齊精隆中夷外綴理肌平卑高得所既安且貞基則象齒選乎南藩理密身重腹隱頭騫悍銳敏不輕不軒列數二八取象官軍徽章采列爛焉可觀於是二物既設主人延賓粉石霧散六師列陳跡行王首左右相親或列告誓三令五申事中軍政言合禮文號令既通兵基啓路運若迴飈疾似飛兔前中却儻賈其餘怒風馳火燎令牟取

五恍哉忽兮誠足慕也若夫氣竭力殘弱膽怯心進不
及敵中路為擒仁而不武春秋所箴剛優勁勇忿速輕
急推敵阻隧我廢彼立君子去是過猶不及 晉夏侯
惇彈碁賦曰嫌深宇以舒情造衆藝以廣娛觀奇巧之
瓌麗律彈碁之妙殊局則崑山之寶華陽之石或煩蜿
龍藻或分帶斑駁或發色玄黃或皦的鱗白悉魯匠之
精能傾工心於雕錯形方隆而應矩焜煜霞以脩鑠爾
乃延良人洽坐際隆局施輕碁列徐正控往來必有中

而告憩相形投巧左撫右拔揮纖指以長斜因偃掌而
發八陵超踰落歸趣援勢紛交驚而踏合乘流密以遙
曳若乃釋正彈循亂湯滑石周散勢縱橫揮撥捶撇應
無方侈若天星之列閃若流電之光或擗柏散爛揮霍
便娟或奮振堂堂頽水參連碁單局匱等分紀殘勝者
含和負者喪顏惜情娛之未遂恨白日之微遄實機藝
之端首固君子之所歡也

增唐閻伯璵彈碁局賦曰

西南之美有華山之礦石焉底貢之珍有荆山之象齒

焉於是工人創器軌物備敘豐腹上圓頽根下矩憑陵
衡隧掬算師旅發號啓行兵基迭舉赴縱奔電影亂飄
風左犄右角為梟為雄易心而行俟釁而動奮以武怒
賈以餘勇作威以襲敵厭陣以承權建瓴桓桓謂戎馬
之旋路長斜矯矯猶翰音之登天眦交綏而退旅尚彼
廢而我全倖射隼以藏器眷得魚以忘筌惴惴將頽識
成敗之亶亶累累不絕歎瓜瓞之綿綿始收功而隔澗
終制敵以緣邊原夫粲若星離偃如雲坼映垂奩而黻

合拂轉巾於霧散示之以弱効羸師以設疑謀之其臧
象觀兵以靜亂克乃因於通理敗不由乎強幹連連搏
漠必成其鴈行歷歷登攏何異乎魚貫諒棲遲以保險
仍飛艤而長歎良工飾法以修身小人耽射以作翫鑒
炯誠於博奕吾是以箴之藻翰 盧諭彈碁賦曰觀乎
局之為狀也下方廣以法地上圓高以象天起而能伏
危而能懸四隅咸舉四達無偏居中謂之豐腹在末謂
之緣邊碁之為數也各一十二彙其始布也各以其類

乃分其位環合相承櫛比為次其始作也則云其密未
為之難乃契謀衆指意或多端欲因先以獲勝恐致危
以思安每遇敵其增惕故用之而假歡 張廷珪彈碁

賦曰其為局也不徵荆山之璞不用藍田之質兀若元
龜之起爛若繁星之出約勝負仗明信但分類而抗行
或背深而列陣唯智是役唯貪是慎敗不同奔鬪不齊
進曉之者敵衆多以寡少懵之者起徑寸猶萬仞徒觀
其彈射萬變精妙入神口與心計行隨意新作氣者搏

乎九天之上猶檀樂而旁擊受敵者橫墜乎九地之下

甘棄置而歸仁至若狂生俠少使氣為主顧懷將愾動
越規矩競緣局而斜衡爭隅矢而曲取既向角而散亂
復當中而攢聚苟萬一之偶中何輕狡之云數局若恬
和之士神清意遠豈綦布而興來亦手運而情遣先和
容而取則兼中敵而為善務專一於道求寧苟貪於席
卷或聊假以喻大或有迷而知返夫局勢將畢觀者逾
樂兩敵相持三顧而作劃去者箭飛分索者星落眇四

隅之豁然若萬里之清廓

原序梁簡文帝彈碁論序曰觀夫模穹蒼而挺質寫博厚而成形峙五岳而標奇停四海而為量協日月之數應律呂之期總玄黃之武畧校孫吳之應變語其用心壯哉此戲也爾乃觀壯士之出師望兵碁之式道上昇則搏翼穹天赴下則建瓴高屋乘危則棧山航海歷險則東馬懸車完五憶霸國之勲全六想陳平之智八反均高陽之數四角思漢后之歌飛瓦同晉侯之琴徘徊

異鄴中之輦牽牛覺乘槎之來織女擬雲輶之去故古

人或言之禮樂或比之仁讓或喻以修身或齊諸道德

良有以也 增唐柳宗元彈碁序房生直溫與予二弟

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

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

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

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

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

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予諦晚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

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予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綦者故敘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賜彈碁局啓曰繹本慙游藝彌愧拂巾鳳峙鷹揚信難議擬鳥跂星懸曾何髣髴蓮花未易玉屑不工緣邊之法庶遵細柳之陣徘徊之勢方希

明月之樓子桓有錫聞於遠古季緒蒙賜卽事可傳

博一

原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家語
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為其
兼行惡道也山海經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
臺之棊五色而文狀如鶉卵增戰國策蔡澤謂應侯
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
明知也史記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何

用智之不如梟也 揚雄方言簿謂之蔽或謂之筓秦

晉之間謂之簿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簿毒或謂之死專或謂之匱璇或謂之棊所以投簿謂之枰或謂之廣平所以行棊謂之局或謂之曲道

揚子法言在問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原尹文子博盡闕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 增遁甲經天一遊亭

六行亭亭天之一貴神也戰鬪博戲漁獵但可背不可

向也 魏王粲序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顏

氏家訓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櫬今無曉者比世
所行一櫬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唐國史補今

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
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陸後人新意長行出
焉彊名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
而取為之乞頭 薛孝通譜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

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棊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

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
機微行其道則倚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
用莫不合道龍潛雀起率皆趣良是以諧暢至娛治協
妙賞者也 陸游筆記市人有以博戲取人財者每博
必大勝號松子量不知何物語也 鮑宏博經博局之
戲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
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
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

之間謂之五塞

記纂淵海雙陸出天竺涅槃經名為

波羅塞戲

潛確類書博局戲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

犢為勝負之采

山堂肆考雙陸博局戲名三佛齊國

曰闍婆占城曰質犁真臘曰莎

博二

原穆天子傳天子與井公博三日而決

說苑晉靈公

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諫者斬孫息聞之求見公
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

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
志意以綦子置下而加雞子於其上左右惛息靈公俯
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之臺三年不
成危甚於此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人置高樓大路設
酒擊博樓上 增史記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
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
非寇也 又曰荆軻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
軻嘿而逃去 神仙傳中山衛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

使其子度世往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與數人博戲於石上紫雲鬱鬱於其上白玉為牀度世曰向所與父並坐是誰也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後漢書耿恭為戊巳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皆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又曰梁冀能彈碁格五六博蹴鞠之戲又曰趙延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加禮引見與之對博上下漂黷有虧尊嚴魏畧孔桂性便妍曉博奕太祖愛之每在左右

記纂淵海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盡以金錢花相
足魚弘謂得花勝錢 唐書陳子昂傳子昂十八未知
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 天中記武后嘗問狄
仁傑云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
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
久虛儲位哉 譚賓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甚聰慧
呼為雪衣女上每與嬪御及諸王博戲稍不勝左右呼
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 潘氏紀聞明皇與貴

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連叱呼之骰子
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 唐書李

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使劉晏平間道走淮西歸云元
濟暴師數萬而晏然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 五代

史李守貞傳王景崇以鳳翔反漢遣郭威督師攻之過
馮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
多敗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
意大悟 南唐近事劉信攻南康久不下義祖譴信使

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即背何疑之甚也信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師旋義祖命諸元勲為六博之戲信酒酣掬六骰於手曰信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焉宋史郭崇在真定監軍陳思誨奏言崇有異心太祖遣人覘之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又曰郭進深州博野人少貧賤為鉅鹿富家傭保倖儻任氣結豪俠嗜酒蒲博又曰王昭遠形質魁偉一日

衆祀里神昭遠適至有以博骰授之謂曰汝他日倘有節鉞試擲以卜之昭遠一擲六齒皆赤後拜保靜軍節度使又曰王欽若深嫉寇準因進言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又曰寇萊公再貶雷州司戶未幾丁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有謀欲報讐言者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伺謂行遠乃罷又曰章得象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

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 東坡志林紹聖中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

諸奇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之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鬻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清波雜誌蘇東坡云如人

善博日勝日負王荊公改作日勝日貧呂正獻尤不喜人博有勝則傷人敗則傷儉之語 遼史耶律義先侍

宴上令與同知樞密事蕭革巡擲義先酒酣曰臣備位

大臣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 金史盧璣預天

壽節上命與大臣握槊戲璣獲勝焉從上秋山賜名馬

上曰酬卿博直 元史哈瑪爾有口才為帝所褻幸屢遷

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瑪爾以雙陸為戲 列朝

詩集本傳福清何士璧魁岸類河朔壯士跣跣放跡使

酒縱博 又曰長洲皇甫冲博綜羣籍通挾九擊毬音

樂博奕之戲吳中輕俠少年咸推服之 又曰萬厯間

韓上桂為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噓呼號飲

博探題立就斐然可觀 又曰長洲祝允明生右手枝
指自號枝指生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

博三

原六博 五白

楚詞篋箴象恭有六博分曹并進適相迫注云篋箴博箸也以象飾恭投六箸

行六恭故曰六博曹偶也適亦迫也 又云成象而年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注云象勝也倍勝為年五白博齒也晉制犀比謂晉工作博箸比集犀角為雕飾也費白日言博者耗費光陰也

欲年 貴

象

淮南子善博者不欲年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投得其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韓子齊宣王問莊

賈曰儒者博乎對曰博也者貴象勝者必殺象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

亡羊

投馬

莊子穀博塞以遊而亡羊詳塞
袁耽投馬大呼詳後

與金

賭郡

韓子薛公

之相魏昭侯也有楊胡蕃者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乃與之博與之百金令與兄弟博戲俄又益之

二百金

下詳

羊元保圍碁二

博經

博徒

西京雜記許博昌安陵人作六博經一篇漢

劇孟

增三齒

兩行

博塞經無齒為繩三齒為雜繩元虞裕談撰雙陸之戲最盛

博徒

於唐嘗考其技凡白黑各用六子乃今人所謂六甲是也昔人有對云三箇半升升半酒兩行雙陸陸雙碁即

是可知矣

千場

一判

高適少年行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山堂肆考一判

言雙陸

一帖也

操攪

攪箸

繁欽威儀歲偃息閒居操攪美碁注云攪瞿營反博子也曹

子建詩仙人攪六

著對博泰山隅

擊盆

碎局

孔帖五代梁廣王全昱太祖宴居宮中與

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太祖曰朱
三爾碣山一百姓天子於汝何負而減唐三百年社稷
吾將見汝赤族矣何以博為唐張讀宣室志貞元中
有異僧客廣陵孝感寺自號大師嘗與一少年對博大
師怒以手擊博局盡碎少年素以力聞因起鬪擊卒不
能勝比歸入室獨坐寺僧從門隙見翁端發奇光忽亡
去廣陵人因稱惡業雅戲
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柏

為大師佛云

惡業

雅戲

史記博戲惡業也而柏

洪遵序雙

陸云博戲打馬拽子視
明瓊為標的號為雅戲

原殞吳嗣

償太守

漢書景

子與吳太子博而爭道以局擲殺吳太子大選曰殞吳
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又曰宣帝微時與陳遵祖
父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至太原
太守賜璽書曰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在旁
知狀遂頓首辭謝曰事在元
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賭香囊 賭重射

謝玄

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不欲傷其意因賭取焚之遂止
史記田忌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臏謂田忌曰
今君下駟當彼上駟以君上駟當彼中駟
以君中駟當彼下駟一不勝而二勝也
呼五白

賭千金

增臨正殿

升高崖

涼州記呂光太安二年
龜慈國使至獻寶貨奇

珍汗血馬光臨正殿設宴會文武博戲
于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崖上有數人對博
抱朴

修青

石安紅豆

述征記極西南端門外有石色青而細修
之作博碁甚可珍玩
說郭宋程大昌云

博碁本以木為質唐世鏤骨為竅雜以朱墨更有取相
思紅子納真竅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卿豔詞
玲瓏碁子安紅豆
陳張正見詩已
入骨相思知也無
睹仙童遇美女
見玉女笑投壺

復睹仙童欣六博
廣記薛昭遇三美女
請擲子遇采彊者得薦枕席張雲容采勝

登城謔

繞牀呼

宋史真宗幸澶州留寇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

此吾復何憂 李白詩有時六博快壯心繞牀三匝呼一擲

張四維 背兩目

原變服就局

悴容觀博

晉袁耽字彥道善博桓溫少遊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

求濟於耽耽在服以誠告焉耽畧無難色變服懷布帽隨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而不識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叫絕擲布帽於地曰竟識袁彥道否通曉如此也 王戎

詳圍棊

好行小慧

當惜分陰

結黨連羣

傾財破

產

將為智獲

豈在力求

勞情損思

廢日妨功

增戲谷銘山

歌筵酒席

戲谷銘山見後陸瑜詩列朝詩集本傳尹嘉賓既

貴落拓自如山巔水曲班荆藉草歌筵酒席呼盧縱博

青巾據地 紫袍當局

宋張舜民畫墁錄太祖微時多遊關中長武城寺僧嚴者陰異其骨氣使工人貌之其繪事褐衫青巾據地六博事文類聚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睹何物梁公曰以臣紫絕袍為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公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

繫列六行 瓊施五

采 洪遵序雙陸博局戲名以異木為方槃槃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 注見上鮑宏博經

製自魏王 增由唐后

聲譜博陸采名也魏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至唐末有葉

子之戲未知誰製遂加骰子至六骰合作投蓋投擲之義也 記纂淵海武后自置九勝局形如雙陸其頭加

千萬二彩其子三十令

文武官分朋為此戲

戲非有妨 失又何損

唐書張賈

出守衢州文宗曰聞卿大善長行賈曰臣公事之餘聊與廣客為戲非有所妨也

從信錄李伯昇遣客說張

士誠云公能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

厥名博

毒亦號撩零

原存勝負之宜

致成敗之理

始

開褻黷之源

終虧敬讓之本

增非忘喪志之譏

聊耽用智之巧

擲千金於俄頃

輸百萬於須臾

坦懷者杜門縱雙

溺志者覆舟抱局

畫水輿裏湘

女命儔

白玉牀頭嶽仙嘯侶

原禹帝立言實有輕

於尺璧 陶公明戒自取責於寸陰 增分曹賭酒發

逸興於微吟 倚局成文走靈思於妙腕 返復倏忽

窮變化之精微 疾遲乘除法陰陽之消息

博四

增澄神漂氣

宋洪遵序大凡人之從事百役勞憊湫底不可以久必務游息以澄神漂氣故取諸

博博之名號不同其志於戲一也

仙人共博

風俗通漢武帝與仙人共博其投石中馬蹄處

於今尚在

倪寬爭局

春秋舊事倪寬為漢司馬農卿與太子博爭局犯罪而還

爭道

大罵

魏畧杜畿與衛固少相狎侮共爭博道畿曰我今作河東也固發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功曹

博徒隱語

宋陶穀清異錄博徒隱語以骰子為
惺惺二十一又曰象六謂六隻成副

紀

奎文閣

宋洪遵序雙陸最近古號雅戲以傳記考之獲
四名曰握槊曰長行曰波羅塞戲曰雙陸始於

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之

保伍法

宋史薛李

間至我太宗播之聲詩紀於奎文閣中

宣傳時患盜李宣行保伍法禁

湘女寶具

宋張邦幾侍兒小名

蒲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

錄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

八女子環麗容止若為呼盧戲其具俱希世之寶

雅善飲博

宋史劉審瓊嘗給事外
諸侯雅善酒令博給

師憲敗面

癸辛雜識賈師

憲丞相少荒於飲博嘗憇棲霞嶺下有布裘道者瞪視

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既而醉博平康

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驚歎曰可惜

泛海不離

記

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淵海貝州潘彥好雙陸每有所詣局不離身曾泛海遇
風船破彥右手挾一板左手抱雙陸局口合雙陸骰子
經二日一夜至岸兩手見

與博徒游

癸辛雜識安南國王陳日照本

福建長樂人少有大志好與博徒豪俠游亡命居邕宜
間與交趾鄰近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
出於市國相乃王壻其女亦從而來見陳美少年悅之
因納為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
以此得

狹斜飲博

列朝詩集本傳程布衣可中徧游南北名山水遇貴人多偃蹇不為

下狹斜飲博留連匝月人不知其所之

博五

增詩陳陸瑜仙人覽六箸篇曰九仙歡會賞六箸且娛

神戲谷聞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切論兵勢重新
問取南皮夕還笑拂蓁人 唐杜甫今夕行曰今夕何

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
塞為歡娛憑陵大呌呼五白袒跣不肯成臯盧英雄有
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
家無擔石輸百萬 宋朱子觀雙陸譜詩曰近來新譜
識臯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閒過了更教人笑
牧猪奴 元宋无雙陸詩曰金鏤紋桑斲局堅紅雲倒

浸一池蓮星環紫極無多點月印銀潢有兩弦行彩砧

聲鳴素練計籌花片落牙錢箇人慣受卑棲苦長為歸

遲罰綺筵

謝宗可雙陸詩曰彩骰清響押盤飛曾記

唐宮為賜緋影入空梁殘月在聲隨征馬落星稀重門

據險應輸擲數點爭雄莫露機惟恨懷英誇敵手御前

奪取翠裘歸

明郭登雙陸詩曰一笑承恩便賜緋論

他當局却全非平生學得檀公術打馬沿邊走似飛

增賦唐邢紹宗握槊賦曰夫何一枰之內兮而取之多

端六藝之外兮其為巧乎實難張四維則地理攸載背
兩目則天文可觀不可飾於丹漆寧假貴於琅玕物以
羣分故玄黃而不雜鬪必遇敵惟蚌鷸其何歡彼千變
之奚準任雙頭之所安遂使象牙在手駿骨登盤為無
竅之須鑿故非龜而見鑽且其廣凡幾分數不過六參
差宛轉循環反覆犄角相持首尾俱蹙形同楚漢氣陵
賁育收七縱之奇功在一擲於餘掬或撫脰而驚晒或
聳身而助速似臨敵之旗鼓同在師之耳目率成是而

敗非類吉凶之倚伏 明常倫博賦曰夫其制局方廣
地維鎮矣訣騎黑白陰陽分矣門梁以別內外限矣日
月相值星宿相當天文絢矣疾遲剋除返復倏忽人事
奮矣隼則見持耦則亡虞存詩人棠棣之義彰往察來
明乎得失得大易消長之槩勿貪敵資慎守我居避實
擊虛蓋孫武戰陳之奇類為內據門為外樞梁遏奔趨
有王公設險之威撞門踰頰明遲暗疾田文之脫秦疆
撤底守死時至潰敵趙襄之保晉陽彼騎被執我家無

隙井陘之拔旂食馬餘竒觸險趨趙垓下之潰圍風或不競外馳內救較計索情後舉是求漢高之遷用智之柔也氣豪采應憑陵大呼心愉手敏敵無所指唐文之戰破竹是務也內梁馬逸剗外以障之長圍是也因投縱繫單騎以調之老師智也局耦勢當鴻溝烏江勝負先後則神閒者彊單點孤立滅竈佯北機括位微則食餌者兀是故三才擬之形詩書為之徵蘊霸王之畧騁才智之雄談具崖畧古今可方矣推其至也則坐忘寢

食傍若無人有遺世獨立之趣懸遞待投不怨勝已有
樂天知命之譽因系之辭曰嵒巖間寂白日延遊戲陸
博娛我神地平天成陰陽判風雷搏擊幾後先感客啓
予撰斯文理如縣寓遺所歡

增文唐劉禹錫觀博文曰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余觀
焉初主人執握槲之器寘於廡下曰主進者要者約之
旣揖讓則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
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期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

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
趨趨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我怛分曹道迫自旦
至於日中是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或憑
焉悉詈之不洩又從而齧齧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眙
讓也乃曰非余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余畀也

原論吳韋曜博奕論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
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勉精厲
操晨興夜寐不遑寧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

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
日是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
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跡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
隨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
受道於圉圉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今世之人
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
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人事曠而不修賓旅
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然其所

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
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
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戰陣則非孫吳之倫考之
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以劫
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何異
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
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
彰也

塞一

原說苑塞行棊相塞謂之塞也 管子秋行五政一曰

秋禁二曰博塞 莊子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

羊均也 漢書吾丘壽王以格五召待詔

注乘五閤不得行故曰格

五也又曰塞博類也不用箭但行泉散又曰格五行
塞白乘至五格不得行又曰今之戲塞塞音先代反

增鮑宏塞經塞有四采塞四乘五是也 又曰行五道

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

塞二

原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酈與井公塞也 齊書沈文季

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尤善塞用五子 增孔帖唐韋安

石侍宴殿下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奏

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

塞三

原賦後漢邊孝先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

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

困通之極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畧舉其指歸以明博奕無以尚焉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為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時之則也碁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趨耦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塞之為義盛矣大矣廣矣

博矣質象於天陰陽在焉取則於地剛柔分焉施之於人仁義載焉考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式焉增書唐張籍與昌黎書曰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在私尚勝者亦有累也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

擣菹一

原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擣菹 增庾亮集頃聞諸君有擣菹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閒暇以娛意耳故未有言也

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 唐國史補

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之擣菹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關人執六馬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者為盧其采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擣為三梟為二六者雜采也貴采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餘采則否新加進九退六兩采 宋程

大昌擣蒲經畧古惟斲木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
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謂之投瓊律文
謂之出玖 又曰擣蒲家謂二白三黑為捷捷惡齒也
擣蒲經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
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能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六踏
馬則一馬可踏六馬故世指不循禮者謂之踏坑塹
潛確類書擣蒲散古人用五子以木為之陳思王用兩
子以骨為之 山堂肆考世之糾率擣蒲者謂之公子

家又謂之囊家亦謂之錄事

擣蒲二

增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者學從橫揣摩弄矢擣丸擣蒲之術 晉書武帝喜胡貴嬪嘗與之擣蒲爭道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又曰周顗之死也王敦坐其罪有一參軍擣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坐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擣
蒲齒名世說補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
蜀既久形據上流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
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原晉書陶侃字士行語人曰
聖人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毋以戲廢事乃取
擣蒲局投之於江曰擣蒲者牧猪奴戲耳又曰劉毅
家無擔石之儲擣蒲一擲百萬又曰劉毅於東府聚
擣蒲一擲應至數百萬餘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

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呌謂同坐曰非不能盧
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荅既
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叱之即成盧毅
意殊不快也 又曰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因譙擣
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擣菹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
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擣盡盧寶拜而受賜 異苑昔有
人乘馬山行遙岫裏有二老翁相對擣菹遂下馬以策
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漙然已爛顧瞻其馬

鞍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絕 庾翼集參

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剝非為治之本

自今擣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荅曰今惟許其

圍碁餘悉斷 增南史劉毅好擣蒲宋武帝與毅斂局

各得半積錢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良久荅之擲得

盧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鄭鮮之大喜徒跣繞

牀大叫毅甚不平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

又曰宋武帝嘗與顏師伯擣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

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飲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
百萬又曰宋明帝大會新亭樓擣蒲李安民五擲皆
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宋書何尚之少

時頗輕薄好擣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通鑑

綱目梁曹景宗與韋叡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
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孔帖
武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擣蒲又曰張柬之云
姚州官屬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

唐詩所崔顥卞州人有俊才無士行好蒲博飲酒宋
史李繼遷為亂命田仁朗與王侁等發邊兵擊之仁朗
部署已定欲示閒暇日縱酒擣蒲明朱國禎大事記

張士誠之弟士信軍中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擣蒲蹴
踘為事諸將往往效之列朝詩集李襲美豪蓋一世

令宛平政暇與諸姬擣蒲遊戲劉武庫黃裳作歌美之

擣蒲三

增露誠遷怒

南史梁主蕭譽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
之顧丞郎曰能擣蒲頭得盧者便與

鍾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搏蒲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武帝即與之世說桓宣武與袁彥道搏蒲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曰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解帶

奪裝

北史周文帝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擲將徧至王思政乃誓曰方願盡

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果實願擲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便當殺身以謝即拔佩劍橫於膝上攬搏蒲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成盧矣徐乃拜而受之晉書謝鯤壻殷獻好搏蒲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謝弘微曰謝氏累代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

爭錢債

直

搜神記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淞江上爭搏蒲錢因為水神所責墮水而死

達天中記劉裕初名微位薄王謚獨奇貴之裕嘗與刁達搏蒲不時輸直達縛之馬柳謚責達而代償由是裕

恨遠而德謚

賭園宅

招貨賄

晉書桓玄見人有好園宅悉欲取之勒以擣捕而賭

之孔帖宗室巨兼河南尹其

喚太尉

擢參軍

世說

妃引捕博少年分黨招貨賄

溫嶠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擣捕每輒不競嘗

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返與太尉庾亮友善嶠於舫

中大喚庾亮卿可贖我庾即送直溫得還孔帖楊國

忠嗜飲博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往視哀其貲至成都

擣捕一日費輒盡乃亡去比至京師諸楊日為稱

譽言國忠善擣捕玄宗引見擢右金吾兵曹參軍

列

二關

斲五木

王采畹采

貴采雜采

五木經王采四畹采六

下見擣

管中窺豹

亭前照犬

事文類聚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擣

捕一

捕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

敬瞪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抱

朴子林慮山中有一亭其中多鬼有王伯夷過宿而坐
誦經夜有十餘人與伯夷對坐自持擣菹伯夷密以鏡
照之乃羣犬也

會凝暉殿

製華萼樓

南宋劉義慶大業雜記大駕出揚子幸臨

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凝暉殿菹戲為樂唐鄭榮
傳信記上於東都起五王宅於上都製華萼相輝之樓
上與諸王會集或講經義
論理道間以球獵菹博

馬則犀象

枰惟罽旃

實小道之上流 乃深閨之雅戲 貽諸好事不難破
業廢身求所用心何如折節向道

擣菹四

增鬼作五木

異苑潁川宋寂元嘉中晝忽見一足鬼長三尺遂為寂驅使欲與鄰人擣菹而無五

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戶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耳

十擲輒捷

南史或謂卞彬

曰卿都不持操何由得升彬曰擲五

仕宦塗

鄭都官詩能消

木子十擲輒捷豈復是擲子之拙

永日是擣蒲坑塹由來是宦塗蓋擣蒲所

終身不戲

難者在於過關以前後為坑塹畏墜落耳

江表別傳年十歲學擣蒲祖母為說往事有以

軍

博弈破業廢身者於是即棄五子終身不為戲

中為樂

唐書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其將士擣蒲飲酒彈箏篴琵琶為樂而士米粒不饜

張

洎切諫

宋史李煜子仲寓雅好蒲博飲宴張洎切諫之仲寓謝過復數月人有言仲寓蒲博如故洎遂

與之絕

擣蒲五

增詩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閒且都朱唇翠睂映明臚
可憐絕勝秦羅敷使君五馬漫踟躕野草繡窠紫羅襦
紅牙縷馬對擣蒲玉盤纖手撒作盧衆中誇道不曾輸
又送費子歸武昌詩曰知君開館常愛客擣蒲百金
每一擲平生有錢將與人江山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
毛骨竒廣睂大口仍赤鬚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富貴
那得知 韋應物詩曰朝持擣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
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宋薛季宣擣蒲詩曰一局閑尋

五木經擻臬盧白意冥冥未能後擲如前擲將奈長亭
又短亭

增歌明劉黃裳擣菹歌曰龍女誦經香飯畢長安放衙
初岸幘桃笙幔展燕寢春試下紅衫輕一擲綠雲點點
玳梁間海燕翩翩對遠山仙人好博雷翻掌玉女投壺
電解顏揶揄笑口如飛雪黃鸝二月爭調舌別有呼盧
調轉高一聲鳳叫青天裂風搖花片滿瑤窗鬱金醺酒
泛瑤缸雲母屏前憐箇箇水晶簾下愛雙雙一枝濃李

倚銀盤纖纖新笋擊琅玕已解疾馳誇女俠故將遲局
媚郎官醉後雙鸞挂海野櫻唇唾出胭脂馬偷得籌來
竊玉符奪將梟去驚銅瓦折腰塵淨館娃前畫眉人在
章臺下擣罷么么性轉靈不彈寶瑟向君聽仙郎帶酒
朝天去還誦如來般若經

原賦後漢馬融擣蒲賦曰昔有玄通先生遊於京都道
德旣備好此擣蒲伯陽入戎以此消憂枰則素旃紫罽
出乎西鄰緣以續繡紵以綺文杯則搖木之幹出自崑崙

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攻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

玄犀象牙是磔是礪杯為上將木為君副齒為號令馬

為翼距籌為策勲矢法卒數於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

坐華櫬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

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

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蹀躞并

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續勝者欣悅負者沈悴 增

唐薛恁戲擣蒲頭賦曰在衆藝兮所尚伊擣蒲兮自久

招邯鄲少年命諸葛新友分曹列席促尊舉酒猶賢博
奕將取適於解頤乃貴先鳴故決爭於遊手終日莫閑
連宵戰酣不拔其旗且背城而借一并兼是視豈分土
之惟三瞋目賈勇危冠競貪鑒座中之奔北為席上之
司南然用之斯行舍之斯去老氏以訓人立範莊生以
亡羊是舉佐歡有則任物有叙既無我以推移每隨之
以處所別有膏粱之子縉紳之客時為此物以代支策
初一擬而純盧忽連呼而成白相顧則笑泯然無隙請

傾耳側目看後來之一擲

增文唐李翱五木經曰擣楠五木玄白判厥二作雉背
雉作牛王采四盧白雉犢玄采六開塞塔禿擣梟全為
王駁為玄皆玄曰盧厥筭十六皆白曰白厥筭八雉二
玄三曰雉厥筭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筭十雉一牛二
白三曰開厥筭十二雉如開厥餘皆玄曰塞厥筭十一
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筭五牛玄各二白一曰禿厥筭
四白三玄二曰擣厥筭三白二玄三曰梟厥筭二矢百

有二十設關二間矢為三馬筴二十厥色五凡擊馬及王采皆又投馬出初關疊行非王采不出關不越坑入坑有謫行不擇筴馬一矢為坑

投壺一

原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

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燕飲升座主人乃請投壺也枉哨不正貌

又曰進即兩楹間

言將有事於此

退反位揖賓就筵

欲與偕進明為偶也

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

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

立請慶多馬

馬勝算者

命弦者奏狸首

弦鼓瑟者狸首詩篇名

又曰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

拾更也

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

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命酌曰請行觴當飲者皆跪奉

觴曰賜灌

灌飲也當飲謂不勝者

勝者跪曰敬養

又曰算多少

視其坐

坐人多少四矢則四算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籌矢也四指曰扶

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

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魯令弟子辭毋撫毋

教母偕立母踰言偕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母
撫母教母偕立母踰言若是者浮 增禮記疏投壺有

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
明故也 禮司射執算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算

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

曰左右鈞

注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奇隻也不滿純者
賢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

算則云五純九算則曰九奇鈞則曰左
右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顏氏家訓投

壺之技近世愈精古者實豆今惟欲其驍益多益善乃

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駢
一藝經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 太平御覽
謂之投壺者取名脩數漸而轉易鑄金代焉 又曰古
者投壺擊鼓為節 唐文粹孫逖伯樂川記云笑投壺
之失辭 正字通投壺禮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壺頸修
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詩所駢壺隋
煬帝所製以為投壺樂也

投壺二

原東觀漢記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
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
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增獻帝春秋袁紹
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引滿投壺言
笑自若 原魏畧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
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疋 何邵王弼傳弼性理樂
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神仙傳玉女投壺天為之笑
增宋劉敬叔異苑晉清河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

時久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
端遠置易投壺與機言論妙得玄微既曉便去問逆旅
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塚爾機乃
怪悵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
王弼也 顏氏家訓汝南周璜會稽賀徽並能一箭四
十餘驍賀又常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
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
得一驍者 南史齊竟陵王常宿宴明旦將朝見柳惲

投壺驍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
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 唐書高麗俗喜弈投

壺蹴鞠 唐劉肅大唐新語盧藏用博學工文章善草

隸投壺彈琴莫不盡妙 唐詩所薛春惑善投壺背後

執矢投之龍躍隼飛百發百中 孔帖裴寬工投壺

宋歐陽脩歸田錄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
博投壺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 元史碩裕

實哈雅襲父官鎮永州御軍極嚴猛稍暇輒投壺雅歌

意所暢適不為形跡所拘

投壺三

原自娛

矯懈

魏畧遊楚好投壺自娛 晉傅玄投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注心

閉目

魏王粲賦序夫注心銳志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晉陽秋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

閉目

還矢

隔屏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

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語之為驍言其博之堅於輩中為驍傑每

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晉書

擁矢

擢馬

禮侍投

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注侍長者投壺擁矢致敬也

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客亦洗而請也 又云不

角不擢馬注角觥也於尊長不行罰觥如獻酬之禮擢徹也於長者不去馬嫌勝也

增講藝

勸功

禮記注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投壺新格舊圖初箭一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

四箭而止甚非勤功之道

歌詩

奏樂

投壺儀節絃者歌詩擊磬擊鼓又曰司射立馬贊

者送矢命

絃者奏樂

敘先後 循始終

李尤壺籌銘投壺籌禮揖敘先後投壺儀節

詩歌五終一終為一節先歌一節以聽再歌一節始投循歌聲之終鼓聲之始而發矢賓主迭發一天四節盡

四矢乃卒

窮日夜 起風雨

韓愈鄭僊碑與賓客朋遊投壺博奕窮日夜若

投數算

樂而不厭者李白詩帝前投壺多玉

女三時三笑開電光倏燦晦明起風雨

飲少算 慶

多馬

崔晏傳善投壺者皆以多算飲少算下見投壺一

歌白駒 賭青龍

按

戴禮投壺雅歌採白駒騶虞諸篇

下見後曹唐詩

原有酒有肉 魯鼓薛鼓

左傳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典亦中之禮記注言舉各主人有節鼓節取半以上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

有儀 弟子無敖 既備主儀 以崇賓禮 賓主之

歡 禮樂之節 初筵有踐 正爵既行 算惟視坐

矢以拾投 魯薛之令 齊晉之君 勝而慶馬

樂則歌狸 增上官著經 司馬更格

孔帖上官儀著投壺經一卷

澠水燕談錄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乃為更定新格

偶爾中耳 幾乎敗壺

聞見錄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奉箭中耳君錫

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

一馬二馬

五扶七扶

投壺

儀節行慶禮注若勝者得二馬劣者得一馬則司射取劣者一馬益勝者告曰一馬從二馬禮記疏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

主人奉矢

酌者

行觴 儀節從容 神姿端遠 合朋友之好 飾賓

主之歡 原主三請以執壺 賓再拜而授矢 嘉賓

投矢既即兩楹 司射度壺爰陳八算 為勝者立馬

而慶多 當飲者賜灌而敬養 展再拜之儀盤旋而
避 備三辭之禮揖讓而升 增古禮斯存聊注目而
銳念 雅歌不廢爰養志以游神 別創驍壺帝子度
清商之曲 仍歌決拾聖人崇揖讓之文

投壺四

增詩唐曹唐詩曰北斗西風吹白榆穆公相笑夜投壺
花前玉女來相問賭得青龍許贖無 明丘濬投壺詩
曰玳瑁筵開宴玉樓哨壺枉矢請相投力期一中端倪

巧語重三辭禮數優罰盞飲來分勝負倚竿飛處迭廢
酬山翁不管淹淹醉只倚銀瓶謾數籌

原歌古歌上金殿著玉尊延貴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
堂東廚具肴饍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琵琶為清商
投壺對彈碁博奕並復行 增梁 失名氏 華山畿樂府夜
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

原賦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
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

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凡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
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
則投壺植茲華壺鳧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
金銀文以雕鏤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
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勁且直執竿奉中司射是職
曾孫侯氏與之皆得然後觀夫投者之間習察妙巧之
所極絡繹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集不盈不縮應壺順
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旣入躍出荏苒偃仰

僂俛趨下餘勢振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
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羣職罔弛左右畢投効奇
數鈞列置功竿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比投
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翬亦猶是
類也若乃撮矢作驕累掇連取一往納二巧無與耦斯
乃絕倫之才尤異之技者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稠雖就
置猶弗然矧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
儔調心術於混溟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

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瓌瑋百變鳥
可窮讚

增序宋司馬光投壺新格序曰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
而聖人取之以為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何故哉鄭
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之君子射以觀德為其心平
體正端壹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
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惰慢則失義
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

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失之過亦不失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失之偏頗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與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乎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

人之為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媿豈非觀
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古者壺矢之
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彷彿也世傳
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亦投瓊探闔之類
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予今更立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
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微倖者無所措其手焉
增銘明何景明投壺銘曰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
矣袁九齡壺矢銘曰矢肇柘棘禮射所沿慶馬歌狸

侑樂賓筵淮澠作酒齊晉相先玉女石妓巧鬪嬋娟

石崇

妓善隔壁投

累掇連取曹偶覓然倪老善削豐本銳前東南

竹箭美亦具焉宜配鳬壺雅歌盤旋君才元淑賦言百

千

邯鄲淳字元淑賦投壺千言

青門拍板音以節宣妙製一手奇會

兩全為物雖貌借君永傳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

謹案第四十四頁後七行賭得青龍許贖無刊本

贖訛賭據全唐詩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鑒類函卷三百三十一

巧藝部八

藏鉤射覆

四維象戲
算雜技

藏鉤一

離東主
原荆

楚歲時記藏彊之戲辛氏以為鉤弋夫人所起周

處成公綏並作彊字藝經庾闡則為鉤字其事同也俗

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辛氏三秦

記昭帝母鉤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之世人藏

鉤法此也 風土記義陽臘日飲祭之後叟嫗兒童為
藏鉤之戲分為二曹以校勝負若人偶即敵對人奇即
人為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為飛鳥以齊二曹人
數一鉤藏在數手中曹人當射知所在一藏為一籌三
籌為一都 增採蘭雜志九為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
為上九初九日為中九十九日為下九每月十九置酒
為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
於是夜為藏鉤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達曙者 原

異苑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鉤歎有一手間在衆臂之中脩骨巨指毛麤色黑舉坐咸驚尋為桓大司馬所誅舊傳藏鉤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藏鉤二

增臘後

歲前

盛翁子藏鉤賦序余以臘後要命中外以行鉤為戲心悅其事故賦之荆楚

歲時記歲前為藏鉤之戲

分明

隔坐

酉陽雜俎續集列子云以瓦樞者巧以鉤樞者憚以

黃金樞者惜殷敬訓曰強與樞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李

商隱詩隔坐送鉤春酒
煖分曹射覆蠟燈紅

失志

賞心

孔帖王琚既失志稍自放在州

與官屬小吏搏蒲藏鉤為樂海錄碎事段成式
詩序云賞心樂事不廢良辰遷燭投鉤必窮永夜搏

拳

照指

東臯雜錄孔常甫言唐有藏鉤詩云城頭旗
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掘松子西京雜記戚

夫人以百鍊金為彈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

陳鶴工藏

高映善意

朝列

詩集本傳山陰陳鶴神宇奇秀工諸技藝凡投壺博戲
酒政闔籌一遇興至靡不窮態極巧酉陽雜俎舉人
高映善意彈段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
人十中其九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

藏鉤三

原賦晉庾闡藏鉤賦曰歎近夜之藏鉤復一時之戲望
以道生為元帥以子仁為佐相思蒙朧而不啟目炯冷

而不暢多取決於公長乃不咨於大匠鉤運掌而潛流
手乘虛而密放示微跡而可嫌露疑似之情狀輒爭材
以先叩各銳志於所向意有往而必乖策靡陳而不喪
退怨歎於獨見慨相顧於惆悵夜景煥爛流光西驛同
朋誨其夙退對者催其連射忽攘袂以發竒探意外而
求迹竒未發而妙待意愈求而累僻疑空拳之可取手
含珍而不摘督猛炬而增明從因朗而心隔壯顏變成
衰容神材比為愚策

四維

增文漢徐岳數術記遺藝經云四維東萊子所造也布
十二時四維之一其文曰天行星紀石隨龍淵風吹羊
圈天門地連兔居蛇穴馬到猴邊雞飛猪鄉鼠入虎塵
執侯亦有四維之戲與此異焉

原賦東晉李秀四維賦并序四維戲者衛尉執侯所造
也畫紙為局截木為棊取象一元分而為二准陰陽之
位擬剛柔之策而變動云為成乎其中賦曰世有哲人

黃中通理探蹟索隱開物建始造四維之妙戲邈衆藝
之特奇畫盈尺之紙局乃擬象乎兩儀立太極之正統
班五常之列位剛柔異而作配趨舍同而從類或盤紆
詰屈連延絡繹或間不容息舍棊則獲圍成未合驕棊
先出九道並列專都獨畢

象戲一

原周武帝造象戲 增楊升菴集世傳象經為周武帝
所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殿上集百寮講說

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發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類也

象戲二

原序王褒為象經序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金木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為先本於天陰數為後本於地是也四

曰四時以正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之是也五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為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為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呂以宣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博其教出則盡忠入則盡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禮不可以貴凌賤直而為曲不可以卑褻尊隱而無犯是也十曰文武以成其務武論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禮義以制其則居上不驕為下盡

敬進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觀德以考其行定而後
求義而後取時然後言樂然後笑是也或升進以報德
義取遷善或黜退以貶過事在懲惡或以沈審為貴正
其瞻視或以徇齊為功明其糾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賤
必申怠敬彰於勸沮處尊思屈片言崇於拱璧一德踰
於華袞

原賦周庾信象戲賦曰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法凝
陰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於是綠簡既開丹局直正理

洞研幾原窮作聖若扣洪鐘如懸明鏡白鳳遙臨黃雲
高映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莅官行政是以局取諸乾仍
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摸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
辟泉坤以為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
居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
之符於是摺笏當次依辰就席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
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南行赤水之符
北使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闕而馬白既舒玄

象聊定金枰昭日月之光景乘風雲之性靈取四方之
正色用五德之相生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陰
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況乃豫遊仁壽行樂
徽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
尋雖復成之於手終須得之於心乃有龍燭銜花金爐
浮氣月落桂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迴
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忽當申而取未

射覆一

增韓非子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

公不能射以告管仲 原漢書東方朔傳武帝嘗使數

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中朔請射之廼勑著布

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

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

他物連中輒賜帛郭舍人曰朔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

令朔覆射中之臣榜百不中臣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

朔射之曰窶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著樹

為寄生盆下為窠藪上令榜舍人 魏志管輅傳新興

太守諸葛原取燕卵蠱窠齧蠹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

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

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

化此蠱窠也第三物殼棘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

在昏夜此齧蠹也又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

著器中使射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

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

晨此山鷄毛也又清河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

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
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篋耳 梁元帝洞林序河東

郭生纔能射覆案郭生郭璞也 白帖宋蔡鐵善卜劉

義宣射一白鼠置函中召鐵使卜兆成笑曰具已知矣

劉曰狀之鐵曰允色之鼠背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

孕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腹皆

如鐵言遂賜錢一萬 增玉壺清話趙晉公在中書聞

丁文杲善射覆召至函一物令射之文杲書四句云太
歲當頭坐諸神列兩旁其中有一物猶帶洞庭香發函
視之乃用歷日第一幅裏綠橘一枚也

射覆二

原測隱 索隱 增指大將 知名僧

元史世祖獵於柳林御幄殿侍

臣甚衆顧田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為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又曰太保劉秉忠薦田忠良於世祖遣使召問曰朕有事繫心汝試占之對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

上皇

默識

高祖大笑

龍城錄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

卦曰斬闕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射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闕乘軒始

當具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默識之矣即位應其術焉江盈科談言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為樂高祖

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荅諸人皆射不得石動箭云臣已射得莫是煎餅高祖笑曰是也汝等更

作一謎我為汝射之動箭作謎卒律葛荅高祖俱射不得問是何物荅曰是煎餅高祖曰何故更作動箭云乘

大家熱鑄子再作一箇高祖大笑

金盆白鵲

赤鈴元珠

杜陽雜編羅浮先生

軒轅集善射覆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

中貴皆不喻其言於時上召令速至纔及玉階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海錄碎事有以茱萸令郭

璞射之者璞曰子如赤鈴
含玄珠案文言云是茱萸

混沌方明

隱伏必中

山

肆考有人將雞子二枚令葉簡占之占云此物不難知
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潛確類書趙

達治九宮一箕之術用意精
露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

客師射鼠

文景射蜂

山堂肆考唐袁客師天置子也高祖置一鼠於奩令術
家射之皆曰鼠客師曰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
子又曰丁文景覆射蜂曰藹藹華華山
中抹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啟之果蜂也

不石即玉

似珠如丹

又曰太宗取一物令文景射文景云有頭
有足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

書石龜也蔣光錄刺人葉簡有人將橘子合之令占
曰圓似珠色如丹倘能擘破同分喫爭不慙愧洞庭山

得物手中

取名器中

元史田忠良字正卿通儒家
雜家言世祖遣使召至指西

序第二人曰彼手中握何物對曰雞卵也果然帝喜
唐書李景讓傳蔣仲輔政景讓名素出仲右宣宗擇相
盡書羣臣當選者以名內器中禱憲
宗神御前射取之而景讓名不得

四公言驗 九

疇術精

唐張說梁四公記梁天監中有蜀閬驍杰麤鵠
仇膺四公謁武帝見之甚悅因令沈隱侯約作

覆射將與百僚共射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絨之以獻
帝筮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
艮外坎是其象坎為盜其鼠也居蹇之初動而見嗑其
拘繫矣噬嗑六爻四无咎一利艱貞非盜之事上九何
校滅耳凶是因盜獲戾必死鼠也帝自矜其中頗有喜
色次啟闕公占曰時日旺相必生鼠矣且陰陽晦而入
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
之必金子為鼠辰與艮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
盜是必生鼠也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
卦日中則昃况陰類乎晉之繇曰死如棄如寔其事也

日歛必死既見生鼠百僚失色而尤闕公曰占辭有四
今者惟一何也公曰請剖之帝性不好殺自恨不中至
日鼠鼠死矣因令剖之果姪三子金史麻九疇因經
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卜筮射覆
術之

算一

增易大衍之數五十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
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周禮保

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

注數即九章算術

漢

書律歷志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慎性命

之理也 內經恍惚之數生於毫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 說文算長六寸計厯數者也 風俗通夫數一為特侯奇隻二為再兩偶雙三為參四為乘 一行算法萬萬穰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何以數之為載按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算經問度之起起於何荅曰度之起起於忽忽者神蟲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絲十絲為毫又曰量之起起

於何荅曰量之起起於粟是陰陽所生從六甲而出故
六粟為主十主為杪又曰秤之起起於何荅曰秤之起
起於黍黍是三稜草子也十黍為絳十絳為銖 鶴林
玉露蔡西山云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
正字通宋祖沖之有度量竿法皆本勾股重差為
乘除勾股窮而有立表立表窮而有重表長短輕重高
下皆可按法求之 喻林劉子專學篇云隸首天下之
善算也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

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明從
信錄洪武初定科舉格中式後十日以騎射書算歷五
事試之紀事本末主事鄭善夫言漢宋以來皆設算
學與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

算二

增算經易稱太極是生兩儀數之先也自隸首作術容
成造歷算法斯興說苑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期年
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

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
九九薄能耳而君猶見之況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

楊升菴集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算
而精研故號曰計然 漢書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

又善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又曰上方與晁錯調兵算單食 海錄碎事漢武帝

元狩四年孔僅為大農丞桑弘羊以計算二人言利事
析秋毫 漢書宣帝時大司農丞耿壽昌以善算得幸

於上 西京雜記安定嵩真明算術嘗曰北邙青隴上

孤槨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
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魏書有仙人成公興

傭賃寇謙之家為其開舍南棘田謙之坐樹下算興時
來看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曰先生何

為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
愧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服不測

請師事之 唐書李淳風幼秀爽通羣書明步天厯算

又曰太子少詹事邊岡用算極巧能馳騁反覆於乘

除間 又曰劉晏每朝謁馬上猶以鞭算 酉陽雜俎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
能測 又曰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算 宋史邵

雍號康節受數學於穆修淵源於麻衣道者遂著皇極
經世書若干卷窮天地始終之數 又曰王延範性豪

率尚氣尤好術數有徐肇為推九宮算法得八少一佯

驚起曰君侯大貴當如江南李國主耳 齊東野語沈

仲存云近世精於律者莫如衛朴古今日月食但口誦

乘除不差一算 夢溪筆談淮南人衛朴精於歷術大

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有故移一算
者朴自上至下手尋一徧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 鶴

林玉露有日者謁黃直卿言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

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
之算數乎 陳善捫蝨新語予兄慶長素曉易予從問

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算

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理 金史武禎深

曉數學其占如響子亢得父術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

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 元史蕭爨

博極羣書凡天文地理律厯算數靡不研究 又曰至

元間初立太史局治厯皆司天臺子太史王恂問以算

數莫能對獨齊履謙隨問隨答恂大奇之 明從信錄

博士元統奏言郭伯玉精明九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

一代之制

算三

原席豆

困米

吳趙達或使算小豆取數斗播席上達計之覆驗果信曹元理漢成帝時人

其友人陳廣漢嘗曰吾有二困米忘其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各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曰遂不知鼠之殊米

不如剥面皮笑

書壽

知終

安定嵩真成帝時人嘗自算其壽七十三

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有旨故不敢言今果校一日趙達引算自歎曰吾算訖矣妻聞而哭達彌妻意乃曰向者誤謬耳果如

期而終

善計

善射

莊子善計不用
籌算

下詳後

增算位

針鋒

數術記遺注運籌算迴游於手掌之間數從食指上節間為一位第二節間為十位第三節間為百位至中指上節間為千位中節間為萬位下節間為十萬位無名指上節間為百萬位中為千萬位下為億也餘皆倣此

又曰八卦算法用一針鋒所指以定算位指正南離為一西南坤為二正西兌為三西北乾為四正北坎為五東北艮為六正東震為七東南巽為八至九位闕即在中央豎而指天故曰針刺八方位闕從天也

十等

九道

數術記遺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馬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

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又曰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

神算 心算

張說大行歷序

振古未探之象必發揮於神算岳陽荊州誅曰目睇毫末心算無垠

成算 轉算

楊炯

渾天儀賦倘隸首重生亦不能成其算
張說開元正厯頌修德增祚與天無窮轉算之徒莫能究也

量竿

校籌

上見算一校籌祇聽其讀

五車韻瑞蜀何祇使人

原

射隱伏

算虛數

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用意精密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

又有書於簡

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今達算之亦知其數目

數甲子

算圖緯

傳絳縣老人曰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

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鄭康成事馬融融考圖緯令康成算歎曰鄭生東去吾道東矣

增備於六

起於一

賈誼書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

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下用

也 尹文子曰數十百千萬億億萬
千百十皆起於一推之億億無差矣

主簿簿 算基

局

唐書楊國忠專主簿簿計算鉤畫分銖不爽
筆談唐僧一行曾算碁局都數千變萬化不出數碁

之局
盡之

窺海島

指青丘

宋祖冲之有窺望海島法
山海經帝令豎亥步自東極

至於西極五億二萬九千八百里八十步豎亥
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曰五萬九千八百里

始庖犧

祖黃帝

正字通周髀算經二卷趙君卿注始庖犧氏
周公受於大夫商高以九數勾股重差算日

月周天行度遠近之數 宋史徽宗時置算學議所祖
或以孔子贊易知數徐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黃

帝迎日推策數之
始也祖黃帝為宜

原譬下美酒

俎上蒸肫

趙達如
故人家

食畢主人曰乏嘉肴無以叙意達因取雙箸再三縱橫
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喜

射故相試耳 陳廣漢為曹元理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禍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曰為歡其術後傳南季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歷算小學 玄算數書

漢平紀微天下歷算小學所在為駕一封遣詣京師教授注一封乘一馬 孫騰少師事趙達許教之數矣他日齋酒拜跪請之達曰先人得此術圖為帝王師而三代不過太史即誠不欲復傳之吾術微妙頭乘尾除玄算之法父子不相語今真相授乃出素書二卷曰吾久不看暫尋一徧數日當與後誑言失之也 心

計成數

屈指發疑

桑弘羊心計成數謂不用籌也 吳顧譚字子默省簿書未嘗下算

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人皆服之

升合不差

毫釐靡失

增迴算

帷幙

布算院庭

吳志孫權行師征伐每令趙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嘗笑謂諸星氣風術

者曰當迴算帷幙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氛祥不亦難乎唐書僧一行姓張公謹之後也

初求訪師資以窮大術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算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盡授其術

水果亦西流

隸首九章

商鞅三術

九章算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

畛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粟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累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史記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內一開道阡陌以五尺為步二百四十為畝

王恂名著

祖

恒藝精

元史王恂以算術著名裕宗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顏氏家

訓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惟范陽祖暅精之河北

多曉此術

生變靡盡

循環無窮

數術記遺五行算以生兼生生變無盡又曰

數之為用言重則變以小兼大又加循環循環之理豈有窮乎

始於積微

終於大

行數術記遺不辨積微之為量詎曉百億與大千又曰從億至載終於大行

率美要會

補虧就盈

史黃帝命隸首作數以率其美要其會律度量衡由是而成夢溪筆談算術多門

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惟增成一法却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

控帶四

時經緯三才

數術記遺注珠算刻板為三分其上下二分以停游珠其間一分以定算位

各五珠上一珠與下四珠色別其上別色之珠當其下
四珠珠各當一至下四珠所領故云控帶四時其珠游
於三方之中故
云經緯三才也
環矩合矩 立表重表
周髀算經環矩以為圓合

矩以為方

下見算一

依五行之色

合六爻之變

數術記遺注九宮守

一位依行色者依五行之色北方水色黑數一東方木
色青數三南方火色赤數二西方金色白數四中央土
色黃數五
魏劉徽九章算經序庖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
原採越人

之餘策持晉相之牙籌該天地而總陰陽測鬼

神而知造化增紀衆理而叙羣倫入幽微而致深

遠
趙君卿勾股方圓圖注觀其迭相規矩共為反覆互與通分各有所得然則統叙羣倫弘紀衆理貫幽入

微鉤深致遠故曰其裁制萬物惟所為之也

算四

增黃帝三數

夏侯陽算經序黃帝定三數為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

算博士

海錄

辟事駱賓王詩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

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之類號算博士

僧泓善算

稗海張敬之則天時每思唐德唯以祿仕謂子冠宗曰吾累官至春卿侍郎當入三品子弟將通由歷於天官有僧泓者善陰陽算術謂敬之曰六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勵此兒子耳

折除法

崇文總目唐僧一行擴首載術括一百三十五言撮一位算法精妙之旨復有算法五章並以折除之法

一算術

又曰唐江本撰三位乘除法位算法二卷以一位因折進退作一算術九篇頗為簡約

鐵冠奇中

從信錄鐵冠道人張中曾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太祖聞豫章受圍問何日圍解中曰當

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厯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類此

算五

增序宋鮑澣之周髀算經序周髀算經二卷古蓋天之學也以勾股之法度天地之高厚推日月之運行而得其度數其書出於商周之間自周公受之於商高周人志之謂之周髀其所從來遠矣隋書經籍志有周髀一卷趙嬰注周髀一卷甄鸞重述而唐之藝文志天文類

有趙嬰注周髀一卷甄鸞注周髀一卷其厯算類仍有
李淳風注周髀算經二卷本此一書耳至於本朝崇文
總目與夫中興館閣書目皆有周髀算經二卷云趙君
卿述甄鸞重述李淳風等注釋趙君卿名爽君卿其字
也如是則在唐以前則有趙嬰之注而本朝以來則是
趙爽之本所記不同意者趙嬰趙爽止是一人豈其字
文相類轉寫之誤耶然亦當以隋唐之書為正可也又
崇文總目及李籍周髀音義皆云趙君卿不詳何代人

今以序文考之有曰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靈憲乃張衡之所作實後漢安順之世而甄鸞之重述者乃是解釋君卿之所注出於宇文周之世以此推之則君卿者其亦魏晉之間人乎若夫乘勾股朱黃之實立倍差減并之術以盡開方之妙百世之下莫之可易則君卿者誠算學之宗師也

增題詞明沈士龍周髀題詞曰始讀周髀輒駭其艱怪及再一尋討不過乘方圓參兩以生勾股遂至於算數

所不可及蓋亦因天地自然之數耳故其書稱榮方學
於陳子至畢思驚神卒無所用其智乃知謂天蓋高固
可坐而定者不誣也

雜技一

增說文技巧也 廣韻藝也又方術也 秦誓作奇技

淫巧 大學序百家衆技之流 左傳小人伐其技以

憑君子 莊子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狌言殊技也 荀子螭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

記纂淵海百戲起於秦漢有走丸跳劍戲車山車興雲
動雷跟挂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
人怪獸舍利之戲 史記貨殖傳洒削薄技也而郅氏
鼎食 揚子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後漢書桓譚傳
小力技數之人 班固賓戲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
技於弧矢班輸樵巧於斧斤 文中子規矩繩墨者巧
之具

雜技二

增晉王子年拾遺記成王即政七年南陔之南有扶婁
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
則入於纖毫之裏綴金玉毛羽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
如雷霆之聲或化為犀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為
虎兕或口吐人於掌中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
見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歛忽銜麗於時 綱
目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
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

欲斬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 莊子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桓公
曰敢問君之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桓
公曰寡人讀書輪扁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
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
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矣 拾遺記靈王二

十三年有萇弘能招致神異忽見二人乘雲而至王迎
之上席時大旱地裂木焚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
噴則雲起雪飛宮中池井堅冰可琢一人唱能使即席
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襦皆棄於臺下容
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
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踈萇弘而求正諫
之士 太平廣記魯班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
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 文苑彙

雋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三年而成雜之楮葉中
不辨列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漢書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

注若今弄車之技

又曰武

帝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極曼衍魚龍角觝之戲

注海中磬極樂

名曼衍獸名似狸而小假作獸以戲也

典畧魏明帝使博士馬鈞作水

轉百戲巨獸魚龍弄馬列騎如漢西京故事 鄴中記

走馬或在馬脇或在馬頭或在馬尾走如故名為獫騎

教坊記上於天津橋設帳殿酺三日教坊一小兒筋

斗絕倫乃衣以繒彩梳洗雜於內伎中少頃緣長竿倒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中使宣旨云此伎尤難近方教成蓋欲以矜異而其實小兒也 豔異編唐

開元中數勅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盜司競勝直獄者語於獄中云我等但一事可觀即獲財利歎無能耳一囚曰吾解繩技吏白於監主主召問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立立周旋某只消一條繩粗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

著拋向空中騰躑反覆無所不為矣官大驚悅明日吏
領至戲場此人捧一團繩計百尺餘置諸地將一頭手
擲空中初拋二三尺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
異後乃拋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運手
尋身足離地拋繩虛空其勢如鳥旁飛遠颺望空而去
脫身犴狴在此日焉 唐陳鴻祖東城老父傳明皇出
遊見賈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為雞坊五百小
兒長每千秋節萬樂具舉昌冠雕翠金華冠錦袖繡襦

袴執鐸拂導羣雞叙立於廣場顧盼如神指揮風生樹
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鞭指低昂不
失節度 鴻書唐穆宗時韓志和於上前出一柏木合
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乃
分為五隊令舞涼州上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
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
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
數步之內如鷄捕雀罕有不獲者 唐蘇鶚杜陽雜編

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
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
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
舞破陣樂曲俯仰去來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
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
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
為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
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五代史唐莊宗少好角

觝嘗與王郁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李存賢曰能勝
我當與一鎮存賢搏而勝之莊宗病篤顧存賢曰角觝
之勝吾不食言即以為盧龍節度使 會要淳化三年
幸金明池觀水嬉命為競渡之戲擲金甌於波間俾軍
人撒波爭取之 事文類聚工部尚書段綸奏召巧工
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
事卿令先造器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耶乃削
綸籍 遼史耶律托卜嘉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

不離杖 金史世宗擊球常武殿司天馬貴中諫曰陛

下春秋高圍獵擊球危事也宜悉罷之上曰朕以示習

武耳 馬觀瀛涯勝覽自蘇門答刺西北行至榜葛刺

國有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其餘百戲或以鐵索繫虎行

市及至人家則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

虎數回乃已或投手入虎喉虎亦不傷其家必啖虎以

肉勞其人以錢蓋虎戲以需財也 從信錄歙人汪宗

孝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

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
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諸鼓舞木熙
跳丸飛劍之屬見之赧然自廢也

雜技三

原燕戲 鼠市

列子蘭子能燕戲者復于宋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技無庸適值

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今而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晉陽秋衡陽區紙者甚有巧思造木室作鼠

市於中四方丈餘有四門門內有一木人縱四五
鼠欲出門木人輒推木掩之門門如此鼠不得出 磨

車 輪扇

鄴中記石虎有磨車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十斛此車皆以朱彩為飾唯用將車一

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則止西京雜記丁緩作七輪扇連以七輪大皆徑尺並相連續一人運之則滿堂

皆生寒風焉

眩人

祕戲

張騫通大夏國得眩人眩與幻同周仁以謹厚不飾得預後

官祕戲

增棘猴

草人

文苑彙雋燕王集巧士有人云能於棘刺之端造沐猴然王須

半年絕酒色方可見之王不能從又曰偃師周穆王時人縛草作人能為之走

屠龍

厭

虎

莊子宋汗漫學屠龍技於支離殫千金之產以學屠龍而無所用其巧西京雜記有東海黃公少時為

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生成山河及衰老羸憊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

走索

戴竿

西京賦走索上而相逢注

術既不行遂為虎所殺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從頭上交相度所謂儻絙者也明皇雜錄帝初御勤政樓張樂百

技羅列教坊女優王大娘善戴竿舞頭帶長竿施木山
狀如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立其上而舞中音節時
劉晏以神童召見上令賦詩立進一絕曰樓前百戲競
爭新只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者有力猶自嫌輕更
著人妃子甚喜置晏
於膝上為傅脂粉

打球

蹴鞠

通鑑唐僖宗令陳敬瑄等四人擊球

賭三川敬瑄第一籌即以為西川節度使孔帖周寶與
高駢皆隸右神策軍以善擊球俱補將軍通鑑蜀王衍
常列錦步障擊球其中藝諸香晝夜不絕宋呂祖謙紫
薇雜記熙寧間神宗與二王禁中打球子上問二王欲
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漢書注蹴鞠足蹴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蹴鞠為
樂也霍去病傳穿地蹋鞠注穿地作鞠以皮為之實以
毛蹴鞠以為樂也孔帖薛嵩好蹴鞠隱士劉銅勸止之
曰為樂甚衆何必乘危邀
暑刻歡嵩悅圖其形座右

驚濯

鳥飛

西京賦注燕濯以盤水置

前踴身踰水却復坐如燕之浴也鄴中記立木橦長二丈橦頭安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飛鳥或倒挂又

作猴獮之形

拔河

競渡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四年清明中宗幸禁園命侍臣為拔河之

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六

弱為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為東朋三相五將為西朋僕

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

以為笑樂

記纂洲海越人為競渡有輕薄少年為驚

沒之戲有至水底然後魚躍而出唐書杜亞為淮南節

度方春南民為競渡戲亞欲輕駛乃繫船底使篙人衣

油綵衣沒

蹀馬

舞輪

景龍文館記唐宴吐蕃使作蹀馬之戲遠史納后宴后族

及羣臣百戲角觝戲馬較勝以為樂

通典梁有高絙

伎蓋今之戲繩者也舞輪伎蓋今之戲

車輪者也透三

峽伎蓋今之透飛梯者

擊毬

藏櫟

詞林海錯唐大中也擲倒伎倒行而舞也

擊甌用越甌邢甌十二旋加減水以筋擊之其音妙於方響字彙補檄於葉切藏檄即今踏桶戲也宋丁謂

為王清昭應宮使夏竦為判官一日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檄者謂曰古人無詠藏檄詩竦為一絕云舞袖桃

珠復吐九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蓋諷謂也

原指南車

卧褥爐

傅子曰馬先生鈞天下之巧者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

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作成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環轉四面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為名也

增造雲梯進

龍牀

王氏彙苑公輸班造雲梯攻宋墨子紫帶守之公輸班九攻而墨子九却之不能入遂輟兵鴻書

唐穆宗時韓志和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絃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

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
矯若得雲雨心怖遂令撒去

雕鸞鶴

化魚龍

又曰韓志

和本倭國人善雕木作鸞鶴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真
無異以闢戾置於腹中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
二百步外方始却下篆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飛龍使
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覽而悅之漢官職典天子臨
德陽殿受朝賀作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
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黃龍八
丈出水游戲炫耀日光又

傀儡戲

杯盤舞

黃庭堅
浩翁雜

踏局曲身藏形於斗中

說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壘蓋象古之魁壘之
士彷彿其言行也王氏彙苑傀儡子起漢祖平城之圍
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陳平訪知閼氏
妬忌造木偶美人運機關舞埤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
慮下城冒頓必納遂退軍後人因以為戲具劉禹錫嘉
話杜司徒常言我致政之後必乘小駟入市看盤鈴傀

偶即足矣

記纂淵海苻堅常得西域倒舞伎漢世有

撞末技梁有長躡技跳鈴技擲倒技跣劍伎又有梁竿

伎獼猴緣竿伎漢世有盤舞者晉世加

之以杯謂之杯盤舞梁謂之舞盤伎

原牛馬易頭

竹木為鵲

後漢西夷揮國獻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元會作之陳禪諫不可陳忠効禪

云云墨子公輸子削竹木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為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

也須臾豎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馳技弄劍

吞刀吐火

列子宋有蘭子以技干宋元君召見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蹀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

之立賜金帛

下見雜技二

角抵之戲

截馬之術

角抵漢武帝始作兩相當

角力

執技論力

執技事上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

以事上不貳事

尚技則興

藝成而下

曲藝皆誓之注尚技而賤車服則民興藝

增高絙百尺

浮屠十層

記纂淵海後魏武帝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麒麟鳳

皇仙人長蛇巨象及諸異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絙百尺跳丸以備百戲拾遺記沐胥之國來朝有道術

人名尸羅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列幢

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焉

畫地成川

漱水集雨

潛確類書江左有夏育扛鼎巨鼈行龜林舞背負靈岳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戲又曰晉夏統會稽人至洛

上日賈充請作鄉閭樂曹娥死國人作河女章伍胥戮作小海唱以足扣船引聲喉轉含水漱天雷雨響集衆

懼止

木鳶窺宋

木仙指吳

鴻書六國時有公輸班為木鳶以窺宋城酉

陽雜俎魯班又名般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

匠氏

運斤

公孫舞劍

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氏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堊而鼻不傷

記纂淵海老杜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

器曰余公孫大娘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

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

緣十丈竿

吐五色水

見後

脫瀏灘頓挫獨出冠時

險竿詩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正月十五日大內前

御街兩廊下奇術異能鱗鱗相切擊丸蹴踘踏索上竿

趙野人倒喫冷淘張九歌吞鐵劍小健兒吐五色水旋

澆泥丸子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

蟻沙書地謎

烏獲扛鼎

都盧尋橦

西京賦注扛橫

奇巧百端

確類書李奇云都盧國

名其人體輕善緣高竿

雜技四

增詩歌唐明皇傀儡吟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
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 又觀拔

河俗戲詩曰壯徒恒賈勇拔拒抵長河欲練英雄志須
明勝負多譟齊山岌業氣作水騰波預期年歲稔先此
樂時和 張說奉和聖製觀拔河俗戲詩曰今歲好拖
鉤橫街敞御樓長繩繫日往貫索挽河流鬪力頻催鼓
爭都更上籌春來百種戲天意在宜秋 又岳州觀競

渡詩曰畫作飛鳬艇雙雙競拂流炫裝山色變急棹水
華浮土尚三閭俗江傳二女游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
侯鼓發南湖差標爭西驛樓並驅恒詫速非畏日光道
李適興慶池競渡詩曰拂霧金輿丹旆轉凌晨黼帳
碧池開南山倒影從雲落北澗搖光寫溜迴急漿爭標
排荇渡輕帆截浦觸荷來橫汾宴鎬歡無極歌舞年年
聖壽杯 儲光義觀競渡詩曰大夫沈楚水千祀國人
哀習棹江流長迎神雨霧開標隨綠雲動船逆清波來

下怖魚龍起上驚鳬雁迴能令秋大有鼓吹遠相催

劉禹錫競渡歌曰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

棹影斡波飛萬劒鼓聲劈浪鳴千雷鼓聲漸急標將近

兩龍望標目如瞬波上人呼霹靂驚竿頭綵挂虹蜺暈

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橈瘡眉血首爭不定

輸岸一朋心似燒又競渡曲曰沅江五月平堤流邑

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揚

桴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鬐鬣動蟬

竦飲河形影聯刺史臨流展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
鳴餘勇爭鼓舞未至銜枚顏色沮百勝本自有前期一
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綵
旗夾岸照蛟室羅襪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暮招
屈亭前水東注武平一觀打球應制詩曰令節重遨
遊分鑣戲綵球驂驪迴上苑蹀躞繞通溝影就紅塵沒
光隨赭汗流賞闌清景暮歌舞樂時休沈佺期觀打
球應制詩曰今春芳苑遊接武上瓊樓宛轉紫香騎飄

飄拂畫球俯身迎未落迴轡逐傍流祇為看花鳥時時
誤失籌 張祐觀打球詩曰白馬頻紅纓捎球紫袖輕

曉水蹄下裂寒瓦杖頭鳴叉手膠粘去分髻線道緋自
言無戰伐髀肉已曾生 蔡孚打球篇德陽宮北苑東

頭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鉏玉瑩千金地寶杖瑤文七寶
球竇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由來荷恩
顧意氣平生事俠遊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
楸紅鬣錦鬟風驟驥黃絡青絲電紫騮奔星亂下花場

裏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須決勝能馳迅足滿先
籌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 張建封打球

歌曰僕本修文持筆者今來帥領紅旗下不能無事習
蛇矛閑就平場學使馬軍中伎癢驍智材競馳駿逸隨
我來護軍對引相向去風呼月旋明光開俯身仰擊復
傍擊難於古人左右射齊觀百步透短門誰羨養由遙
破的 劉禹錫拋球樂詩曰五綵繡團團登君璫瑁筵
最宜紅燭下偏稱落花前上客如先起應須贈一船

揚巨源觀打球詩曰親埽球場如砥平龍驤驟馬曉光

晴八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玉勒回時露赤

汗花駿分處拂紅纓欲令四海氛煙靜杖底纖塵不敢

生皇甫松拋球樂詩曰紅撥一聲飄輕球墜越綃帶

翻金孔雀香滿繡蜂腰少少拋分數花枝正索饒魚

玄機打球詩曰堅圓淨滑一星流月杖爭敲未擬休無

滯礙時從撥弄有遮欄處任鉤留不辭宛轉長隨手却

恐相將不到頭畢竟入門應始了願君爭取最前籌

花藥夫人宮詞曰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認徧徧常贏第一籌又曰小球場近
曲池頭宣喚勲臣試打球先向畫樓排御幄管絃聲動
立浮游顧況險竿歌曰宛陵女兒擘飛手長竿橫空
上下走已能輕險若平地豈肯身為一家婦宛陵將士
天下雄一下定却長梢弓翻身挂影恣騰蹋反綰頭髮
盤旋風盤旋風撒飛鳥驚猿繞樹枝裏頭上打鼓不聞
時手蹉脚跌蜘蛛絲忽雷掣斷流星尾矐眈劃破蚩尤

旗若不隨仙作仙女定應嫁賊生賊兒中丞方畧通變
化外戶不局從女嫁 柳曾險竿行曰山險驚摧輶水
險能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走上百尺高竿頭我不知
爾是人耶復猱耶使我為爾長歎嗟我聞孝子不許國
忠臣不愛家爾今輕命重黃金忠孝兩虧徒爾誇始以
險技悅君目終以貪心媚君祿百尺高竿百度緣一足
參差一家哭險竿兒聽我語更有險徒險於汝重於權
者失君恩落向天涯海邊去險竿兒爾須知險塗欲往

爾可思上得不下得上我謂此革險於險竿兒 劉
言史觀繩伎詩曰秦陵遺樂何最珍綵繩冉冉仙人
廣楊寒食風日好百夫伐鼓錦臂新銀畫青綃扶雲髮
高處綺羅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層著屐背行仍應節
兩邊圓劒漸相迎側身交步何輕盈閃然欲落却收得
萬人肉上寒毛生危機險勢無不有倒挂纖腰學垂柳
下來一一芙蓉姿粉薄鈿稀態轉奇坐中還有沾巾者
曾見先皇初教時 宋晏殊上竿伎詩曰百尺竿頭裊

裊身足騰跟倒駭旁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
未貧 曹西士綠竿詩曰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
舊時難勸君著脚須教穩多少旁人冷眼看 楊萬里

觀競渡詩曰急鼓繁鉦動地呼碧琉璃上兩龍趨一聲
翻倒馮夷國千載淒涼楚大夫銀枕錦標夸勝捷畫橈
繡臂照江湖三年端午真虛過奇觀初逢慰道塗 又

綠竿詩曰猛士綠竿亦壯哉踏空舞濶四徘徊一聲白
雨催花鼓十二竿頭總下來 又角觥詩曰廣場妙戲

鬪程材纔得天顏一笑開角觝罷時還罷宴卷班出殿
戴花回 黃庭堅傀儡詩曰萬般盡被鬼神戲看取人
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鼓笛弄浮生 元圓
至觀傀儡詩曰錦襦叢裏鬪腰支記得京城此夕時一
曲太平錢罷舞六街人唱耆燈詞

增賦唐王榮吞刀吐火賦曰原夫自天竺來時當西京
暇日騁不測之神變有非常之妙術初呈握內豈吹毛
之銳難親含腹指胸雖鑠石之威可出俄而精鋼充腹

熾烈交頤罔有剖心之患曾無爛額之疑寂影滅以光
沈霜鋒盡處煙霞舒而血噴朱焰生時素刃兮倏去於
手紅光兮遽騰其口始蔑爾以虹藏竟燿然而電走隱
於笑語迴看而鞞鞞皆空出自咽喉旁取而榆檀何有
莫不刻意斯効焦心已舒想剛腸之礪乃驚燥吻以焚
如胡為引鏡之形銷於咀嚼安得燎原之色發自吹噓
亦足以道冠幻人名傾術士食針既可以增愧喫酒亦
宜乎讓美 楊弘貞棘猴賦曰昔燕王好奇術客嘗巧

剌棘刺之微物成沐猴而不撓毫末之細雕礱既施睢
盱之狀委曲無遺實兮若虛的爾纔見霏微而草上沾
露羃歷而條端集霰閃孤光而乍分拂輕靄而將眩觀
夫至精唯一至小無朋不食而安終有殊於狙怒窮高
是處亦何異於猱升蓋以神遇寧將目視因乎有用之
質造彼無間之理伊竹間之猿父大小相殊相木杪之
猢猻依憑酷似若乃微物類較能不貫蟲心者未諭其
精微巢蚊睫者自然之妙有庸知造物之意暫假斯人

之手 金厚載都盧尋橦賦曰彼脩竿兮迴立天中有

都盧兮身輕若風始發地以直上漸陵煙而轉崇敏捷

無儔恣飛翻於白月孤高可尚任迴環於碧空初其委

質負來當場獻藝耀百戲於君所仰千尋於天際干霄

迴出將為悅目之娛舉步俄升自有翻雲之勢孤標上

聳兆庶同嬉信超騰而自若罔危懼以疑思質勁挺以

無倫人皆見也衣簾裾而不定風以動之挺影難儔乘

危罔墜臨廣街以堪望騁趨材而自異拂雲端之縹緲

似欲升天跨幢末之歎危若有餘地徒觀其遠望踰躔
輕如列仙形翻碧落足動晴煙杳杳難分宛在朝天之
外亭亭迴映全高衆木之顛其態可喜其功不測既穹
崇以獨立每緣循而至極將以騁輕趨恣登陟傍臨既
分乎遠近上達必資乎孤直仰而望也始似出於煙霄
逼而察之有若生乎翹翼事契鴻漸情非教祿既翻身
而自下漸託質而彌高迴匝花場見千夫而共意閑臨
紫陌瞰萬井以無逃故得衆目閑窺羣心是仰若丹梯

之已踐類仙橋之可上每所以恣攀援助觀賞誠哉平
子之言先賢之勿罔 梁涉長竿賦曰伊酺醪之可觀

有格澤之修竿勢百常以莖擢文五彩而花攢獨步華
場偏臨廣術當天階以影正對重樓而首岌岌兮高
柱承天亭亭兮若木拂日有美人兮來從紫闥為都盧
兮衣錦裝衣凝靚妝以如玉聳輕身兮若飛條龍盤而
婉轉逐花落而霏微朝雲乍興神女之初降曉月將落
姮娥之未歸於是伐鼓雷響鳴金星合從正殿以獨步

巡廣場而未匝勢欲傾掉力將彈壓天地為之振動樓
臺為之岌岌臨人自正兮有異從繩處險而安兮匪同
履水豈有象於鴻漸終無教於猗升 王邕勤政樓花

竿賦曰當獻歲之令節御高樓而賜歡應和風奏以天
樂耀長技出乎花竿挺其質以百尋績其文以五色將
烜赫以誇衆候鏗鏘而取則高居乃在乎帝庭發跡乃
因乎人力於是玉顏直上金管相催顧影而忽升河漢
低首而下指樓臺整花鈿以容與轉羅袖以徘徊晴空

乍臨若虛仙之踴出片雲時映儼神女之飛來矧夫曲
終示危乘危中矩八方勞觀億計如堵載之者強項超
羣登之者纖腰迴舞猶盡巧於繁節且獻能於聖主廣
場合勢則枉舉成帷衆技驚心則汗流漂雨 透幢童

兒賦

撰人
名闕

雲竿百尺繩直規圓傳傳就日亭亭柱天鬼

魅不敢傍其影鵷鷺不敢翔其顛此兒於是跂雙足戢
兩臂踴身而直上若有其翅盡竿而平立若餘其地倒
輕軀墜高竿如更羸之鴈下空裏似蒲且之鶴落雲間

掩都盧其若無顧驚戲而足哂屹然中駐餘勇不盡

胡嘉隱繩技賦曰結繩既舉彝倫攸序杳若天險之難

升忽爾投足而復阻來有匹去無侶空中玉步望雲髻

之峨峨日下風趨見羅衣之楚楚足容捷貌容恭烏斯

企雲相從曄曄兮映朱樓之花萼煥爛兮開甲帳之芙

蓉橫竿却步疊卵相重續人不能窺其影謀士不能指

其蹤既如阿閣之舞鳳又如天泉之躍龍徘徊反覆交

觀奪目擁金駢屯繡轂高詞論者族談多才藝者心服

既得擅場其能未央應鼓或躍投繩或翔婉孌兮弄玉
之隨蕭史跼蹐兮仙妻之別劉綱凌波不足矜其術行
雨未可比其方 張楚金樓下觀繩伎賦曰迺有殊伎

特異呈材累至動不勤物用非假器觀夫立象蓋取諸意
本自宮中之傳名為索上之戲掖庭美女和歡麗人身輕
體弱絕代殊倫被羅縠與珠翠鋪瓊筵與錦茵其綵練
也橫亘百尺高懸數丈下曲如鉤中平似掌初綽約而
斜進竟盤桓而直上或徐或疾乍俯乍仰近而察之若

春林含耀吐陽葩遠而望之若晴空迴照散流霞其格
妙也窈窕相遇踟躕却步寄兩木以更攝有雙童而並
驚還迴不恒踴躍無數驚駭疑落安然以住雖保身於
萬終恃君恩於一顧薛勝拔河賦曰伊有司兮晝爾
于麻宵爾于紉成巨索兮高輪困大合拱兮長千尺爾
其東西之首也派別脈分以挂人胸腋各引而向以牽
乎彊敵載立長旌居中作程苟過差於所誌知勝負之
攸平於是勇士畢登噐聲振騰大魁離立麾之以肱初

抑怒而彊項卒畏威而伏膺皆陳力而就列同拔茅之
相仍鬪甚城危急逾國蹙履陷地而滅趾汗流珠而可
掬顏若渥丹體如癭木可以揮落日而橫天閭觸不周
而動地軸孰云遇敵遷延相持蓄縮而已左兮莫往右
兮莫來秦皇鞭石而東向屹不可推巨靈蹋山而西峙
嶷乎難摧繩掣仆而將斷猶匍匐而不迴大夫以上停
眙而忘食將軍以下虓闐而成雷千人抃萬人咤呀奔
走坐塵埃超拔山兮力不竭信大國之壯觀哉 范曄

競渡賦曰爾其月維仲夏節次端午則大魁分曹決勝
河滸飾畫舸以爭麗建綵標而競取選孟賁烏獲以用
壯酹川后天吳以潛輔外希得雋之稱內約疇庸之伍
降簪裾以列筵擁士庶兮如堵於是鷁首齊向飄然羽
輕引長絙以觀整羅小艇以持平遠岬天濶澄流鏡清
援枹者氣作於一鼓理棹者伎癢於先鳴鳴鼙吹竽上
聒天衢如伏波整旅合水獸於江湖建旗列卒俯映泉
室若五利將軍訪仙師於溟渤攝弄竒以潛駭恒游泳

而下逸羣聲合譟羣手齊力舳艫惟正審流鏑之向齊
檣棹翻然亂驚鳧之揮翼投勁竹以交擁各庶幾於獨
尅向背適中勝負攸分一喻馬之旋濤一如龍之曳雲
始差池而接影忽夤絕以殊羣曾不離晷倏然戾止去
孤標於部黨爭距躍而赴水有麾竿以贊獲或振綵以
揚美中程者雖多欲於上人後時者猶未甘於勝已懲
既往之敗績佇將來以雪恥由是勵能激憤赴漲而迴
其逐進也速飛電之經目其引退也緩孤鷗之應媒彼

狙淺以生怠此方殷而有猜仰興慕於三節爰息徒而
復來論始作之功雖掉鞅而偏擅稽未事之效乃發梁
兮備該然後弭舟檝宴沙場叶同黨之誠願錫上官之
寵光徵因敵之財以頒賞合如澠之酒以飛觴水府澹
以澄靜人羣歡而樂康 仲無頗氣球賦曰氣之為球
合而成質俾騰躍而攸利在吹噓而取實盡心規矩初
因方以致圓假手彌縫終使滿而不溢時也廣場春霽
寒食景妍交爭競逐馳突喧闐或略地以丸走乍臨空

以月圓百轉之功混成之會雖無侶而是正諒有皮之
足貴傳毛非取奚資蔚矣之文實腹可嘉且養浩然之
氣觀夫渾兮無象塊若有形方勞擊觸曾匪遑寧其升
木也許子之瓢始挂其墜地也魏王之瓠斯零懼欲擠
於溝壑將不出於戶庭智不待乎局鎖妙乃存乎苞裹
堅強斯致雖吐納之在君蘊蓄為功信盈虛而自我勿
懷棄擲委質操持舍之則藏豈凝滯之興誚蘇而復上
猶輕舉之可思彼跳丸與蹴鞠又何足以加之 林滋

木人賦曰何伊人兮異常爰委質以來王想具體之初
既因於乃雕乃斲及抱材而至孰知其為棟為梁原夫
始自攻堅終資假手雖克已於小巧之下乃成人於大
樸之後來同辟地舉趾而根柢則無動必從繩結舌而
語言何有心游刃兮在茲鼻運斤兮罔遺兀若得木君
之狀塊然非土偶之姿曲直不差既無蠹於今日短長
合度寧自伐於當時莫不脫枯槁以前來投膠漆而是
進低回而氣岸方肅佇立而衣裾屢振穠華不改對桃

李而自逞芳顏朽質莫侵指蒲柳而詎驚衰鬢既手舞而足蹈必左旋而右抽藏機關以中動假丹粉以外周生本林間苟有參乎之美立當君所何慙柴也之儔是則貫彼五行超諸百戲誤穿節以瞪目疑聳幹於奮臂如令居杞梓之上則樹德非難若使赴湯火之前則焚軀孔易進退合宜依然在斯既無喪無得亦不識不知跡異草萊其言也無莠情同木訥其行也有枝可謂暗合生成潛因習熟雖則挫身於斤斧曷若守株於林麓

宜乎削爾肩剗爾腹既有亂於真宰寧取笑於周穆

敬括內人馬伎賦曰旁分美人下徹金奏玉勒齊習琯
弓並設鴻騫龍翥却獲落以驍騰左旋右抽突絢練而
馳鬪沛艾多狀踣躔不歇香汗與桂條爭薰麗色比桃
花競發應繁鼓以頻挫歷層臺而超越何登降之趨悍
乍迴旋以抑揚寶釵耀目羅衣沐香乍倏忽以變態亦
終焉而允臧 李濯內人馬伎賦曰時也嚴霜剪木晴
空減雲都人士女雜沓繽紛或側肩以馳見或奔躍以

樂聞衆觀迭改羣心如待於是渥注神驥齊逸足以翩
翩宮禁名姝耀雜妝之彩彩莫不游纓寶校玉珂金玦
挾刃明霜衣金被鐵褰旗命伍抽戈按節侔三邊之挑
戰壯六軍之校閱翹趾金鞍之上電去而都閑委身玉
鐙之旁風驚而詭譎人矜綽約之號馬走流離之血始
爭鋒於校場遽寫控於金埒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一

謹案第三頁前八行神材比為愚策刊本策訛蒙

據賦彙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五億二萬九千八百里八十步

刊本二訛千又脫里字據山海經改增

第四十一頁後四行呈材累至刊本脫累至二字

據賦彙增

第四十四頁後四行懼欲擠於溝壑刊本擠訛擁

據賦彙改

